

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

[美]罗杰瑞 著 宋文程 张维佳 译

提 要 象英语和其它语言一样,汉语各方言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词汇层次,这些层次大都是过去各时代受标准形式影响的产物。这种词汇层叠类型的材料证据在闽语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尤其是在保守的厦门话中。对闽语的一些同源双式词和三式词的调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原始闽语在词汇上已经表现了相当多的层次。

1. 引言 两个或更多的词语同出一源,这是历史语言学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在英语中,skirt 和 shirt 渊源于同一原始形式,其差异是,shirt 是固有的盎格魯-萨克逊语词,而 skirt 却是与英语很相近的古斯塔的纳维亚方言输入的词。由于不同词汇层次上的语音发展可能是(而且也经常是)十分不同的,所以在解释某一语言形式或方言历史演变过程中,确认这些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汉语方言有许多这样的同源双式词甚至三式词的例子,这一词汇类型在南方方言更为普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于北方方言中,实际上,标准的北京话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材料。首先,北京话中来自中古汉语入声的许多词有两读的情况,例如:薄 báo/bó、落 lào/luò、熟 shóu/shú;来自中古汉语非入声的两读词尽管在北京话中少见,但也有一些例子,如模 mú/mó、更 jīng/gēng 等等。所有这些同源双式词表明,北京话是由基本的土语词与一层或更多层次的外来成分叠在一起组成的。

2. 词汇层次的历史来源 这种语源层次通常可能是与被接受语言有差异的文学语言或标准语影响的产物。在中国,这种对标准语的借用一直在进行着,它贯穿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代,在中国南方,语言借用的过程被几次移民浪潮搞得十分复杂,每次移民都带着自己特殊的汉语。早在秦汉时代,汉人就进入南方,当时,帝国的军队以征服的方式把这一地区划入中国的范围。对这个地区早期征服的重要结果是,汉语被牢牢地根植于南方,并一直保留到现在。遗憾的是,对由秦始皇和汉武帝军队带来的语言,我们知之甚少。从来源上看,留居此地的军人和移民来自社会底层—有逃兵、没有地位的商人以及其它地位低下的人^①。可以设想,这些人说的是当时普通的土语。在现代南方方言中仍然存有这种语言的遗迹,尤其是在闽语中,来自这个时代大量的词语被保留了下来。

秦汉帝国扩张之后,第二次向南方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发生在公元 316 年西晋王朝灭亡之时,此时,大批处在上层社会的人涌入了江南地区。这次人口迁徙导致两个重要结果:它为南方带来了北方地区的新移民,使长江以南地区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中心;南朝首都建康成为两个世纪以来汉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圣地,建康所享有的极大的权威地位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其语言被推及到中国南方,并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是替代)原有的方言。《切韵》是南朝灭亡之后不久编纂的,根据周祖谟的观点,建康话曾对《切韵》系统产生过重大影响(周祖谟 1966)

唐代曾经历了另一个标准语的兴起。唐代中叶,新标准语(以长安话为基础,或起码是受长安话的巨大影响)的权威建立起来了,这种标准语,或者象一些人所称的共同语,转而又对中国各地方言发生了进一步的影响(Pulleyblank 1970)。

辽、金、元统治北方以来,北京话逐渐充当了标准语的角色,象早期的标准语一样,它也对各地方言施加了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它的影响力不及上述提到的那些共同语那么广泛。

由于闽语史大部分处于汉语史发展主流之外,我们必须以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待闽语。闽语隔绝状态造成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当语言影响的浪潮向南推进时,闽语与其它方言相比,所受影响要少,它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汉语词汇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当吸收来自北方地区新的语言形式时,它仍保留早期词

本文 1997 年 5 月 30 日收到

源形式,这就导致了同源双式词甚至三式词的产生。这些语词是词汇时代层次存在的珍贵证据。

3. 厦门话的时代层次 厦门话中有丰富的同源双式词和三式词,例如:在《切韵》昔韵中,一些字有兩種三種,甚至四種读音,它們讓我們確信,這些變化是由歷史層次引起的。在這個韻中,最古層次的字以[-ia²]收尾,最後,最近層次的字以[-ik]收尾。

在一字含有三種音讀的兩個例子中,“石”是最好的例字。當口語表示“石頭”意義時,它發成[tsio²];在一些表義中,它讀成[sia²],如“石硯”[sia²hi⁶];在書面語中,它讀為[sik⁸]。“席”提供了另一個例子,儘管這個字不甚恰當。“席子”的“席”發成[tshio²],如“席仔”[tshio²a⁸],“藤席”[tin²tshio²]。Carstairs Douglas (1899)記錄過一個詞形“筵席”[ian²sia²] (這個詞形現在明顯過時了),詞中[-ia²]的音讀被保留了下來。“席”的文讀音是[sik⁸]②。

考察上述詞的形式,很明顯,[-ia²]與談論中的《切韻》擬音大體相同。在《切韻》中,“席”發[zjak],“石”發[zjak]。如果我們假定這些形式實際上是從接近於《切韻》所記錄語言形式的投影的話,那麼,第一組和第二組形式一定是另一些時代的產物。在我看來,對這些形式最合理的解釋如下:第一種屬於最古詞匯層或閩語的基本詞匯系統,屬於這一層次的詞是在漢代被傳到福建的,當時,這一地區第一次為說漢語的人所居住;第二種代表後來外來借詞系統,它們與《切韻》系統的擬音極其相似,這種情況表明,它們是在南朝末年或之後晚些時候進入閩語的;第三種可能是唐末標準的文學語言。閩語這三個基本的詞匯可以用一般的方法與三個歷史時期聯繫在一起,而每個層次都有明確的語音特徵。

4. 閩語其它方言的時代層次 福州話為我們提供了另外的例子,與“懸”字(中古音[Xwen])在詞源上有聯繫的有三個詞:

懸	[k ² aiŋ ²]	“高懸”(即“懸挂”)
懸落來	[^h eiŋ ² lo ² li ²]	“挂下來”
懸空	[^h eiŋ ² khun ¹]	“懸在空中”

這種形式可以採用上述的相同時代層次來解釋。第一個形式屬於最古老的層次,第二形式屬於中間層次,第三個形式屬於最近層次。

“天”字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類型的例子。這個字在廈門話中有兩種读音:[th¹]是口語形式,自由地表達“天空”的意義:[thien¹]是讀書音。福州話只有一個形式[thien¹],它與廈門話的兩種读音形式相對應。在構擬原始閩語的工作中,我把廈門話口語形式與福州話的形式結合在一起,構擬原始閩語形式為[*thian¹]。後來,我有機會記錄來自福建西部將樂話的材料,在這種方言中,“天”的口語形式是[thāi¹],它的讀書音形式是[thien¹];[thai¹]應是原始閩語形式[*thian¹]的投影,而讀書音可能來源於我早些時候根據廈門話和福州話形式構擬的原始形式[*thian¹]。如果把“天”的三種读音形式集中在一起,我們就有了三個層次劃分的另外例證,與上例不同的是,這個歷時層次的例證不是在單一方言中發現的。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天	將樂 thāi ¹	thien ¹	thien ¹
	廈門	th ¹	thien ¹
	福州	thien ¹	thien ¹

5. 原始閩語的雜質 在構擬原始閩語過程中,我通常假定,含有鼻化元音或唯閉音韻尾的所有閩南話出自口頭或通俗形式,它可以用來構擬原始閩語。上面的例子表明,在構擬中,人們實際上可能把不是閩語最早層次的詞也算在內,換言之,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我構擬的原始閩語與同質方言有一定距離,它包括不同時間層次和不同來源方言的一些成分。但是,我以為,所有的原始語言都象這樣,要發覺不含借用成分的语言簡直是不可思議的。Nicholas Poppe (1960:43)構擬了原始阿爾泰語的詞“mgaic”為[*pap],並沒有明確了解它是漢語固有借詞“法”(中古音[pjwǝp]。在歷史語言學著作中也可以發現另一類似的例子,一些可能被構擬為原始羅曼語的詞卻來自德語、希臘語、凱爾德語③。表現在另一些詞中,我們一直談論的這種詞匯層次似乎是規則的,而不是例外的。

6. 結論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張,閩語是由三個重要詞匯層次構成的,這些詞匯層一般可能與特定的歷史時期和事件聯繫在一起。由於借詞很可能經常性地進入語言之中,這種層次模式從某種程度上看只是一種簡化形式。但是有些時期,大批借詞在極短的時間內涌入某一語言,這種借用,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詞匯層次。

從這個角度看,原始閩語代表以現代文學語言為基礎的語音系統侵入福建以前歷史面貌,這個時期可能在唐末。那時,原始閩語已經具有兩個重要時代層次的成分,一個可以追溯到漢代,另一個是南朝。在整

理这两种词汇层次的过程中,对同源双式词和三式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我想说的结论中,我认为,这儿所阐述的语言词汇层次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闽语之中,在越南语中所发现的汉语材料也是以十分相似的方式叠压成的,例如:墓(中古音[mo]),有三种不同的读音形式:mǒ, mò, mǒ。这些形式与我为闽语提出的三个层次是完全对应的。在日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三个时代层次的痕迹,第一层与汉语上古音相对应,第二层与汉语吴音相对应,第三层与汉语汉音相对应④。

考察韩语、泰语、苗瑶语以及周边语言中汉语借用材料,看是否有这里所讲的层次证据,这是十分有趣的事儿。来自最早(汉代)时代层的材料是汉语历史语言家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对这一时代的情况所知无几。

注:

这篇文章最早是递交给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研究会 1978 年年会的一篇论文。原文发表于《方言》1979 年第 4 期(英文)。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范文澜有关秦始皇南征大军的描述(1964:VOL. 2,P.14)。从某些方面看,岭南和福建在早些时代曾是中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充军以及各种社会渣滓的避难之所。

②厦门话例子来自 Douglas(1899);福州话例子来自 Maclay 和 Baldwin(1870)。他们各自的两个词典为这两种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词。Douglas 的首版在 1873 年,仅比 Maclay 和 Baldwin 的词典晚三年。Maclay 和 Baldwin 的词典代表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发音。一个偶然的教会,说这两种方言的当地人向我指出,我在这两本词典中引来的例子现在已经不再用了。我以为,一个多世纪以前记录下来的某种词形现在已经过时,这并不奇怪,与此同样的情况在任何语言中都会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词形不能被历史语言学著作所引用,相反,这些过时的形式或许可以透露出该方言早期阶段的珍贵信息。当我们试图阐明语言历史的时候,要消除这些历史记录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使用这些古老的词源形式要谨慎,并把它们与现在还可能在用的形式相核对。把“席”发成[sia²⁵](现在已不发此音了)的例子是由罗常培记录的(1930: 218)。

③这些例子可以在任何标准罗曼话手册中找到。Elcock(1960)在他的著作中曾用两章来论述罗曼语中的非拉丁成分问题。

④据我所知,Haudicourt(1954)是提出越南语中早期汉语借词可以用来系统地构拟原始汉语观点的一个人。Tōdō(1957)对日语中汉语借词不同时代层次也曾做过简要论述。

参考文献

- Douglas, Carstairs. 1899.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Elcock, W. D. 1960. The Roman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Fàn, Wénlǎn. 1964. Zhōngguó tōngshǐ jiǎnbiān. Peking: Rénmín Chūbǎnshè.
- Haudicourt, Andre G. 1954.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Word 10. 351—364.
- Luó, Chángpéi. 1930. xiàmén yīnxì. Peking: Academia Sinica. (2nd ed. 1956. peking: Kèxué Chūbǎnshè.)
- Maclay, R. S, and Baldwin, C. C. 1870.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 Poppe, Nicholas. 1960.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Teil I.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Pulleyblank, E. G. 1970. Late Middle Chinese. Asia Major. 15. 197—239.
- Tōdō, Akiyasu. 1970. Chūgokugo on-inron. Tokyo: Konan shoin.
- Zhōu Zǔmó 1966. QièYùn de xìngzhì hé tāde yīnxì jīchǔ. In Wènxué jí, 434—473. peking: zhōng huá Shūjú.